

H 流金岁月 明斋 关于“饭碗”的记忆



《老上海,旧时光》

作家程乃珊在《老上海,旧时光》一书中说,老上海的海关、银行和邮政局,因为循沿西方经营之道,且多为洋人所经营,所以福利待遇比一般华资企业、民族本土企业都要高,故而上海人俗称海关为金饭碗,银行为银饭碗,邮局为铁饭碗。又说,那时的上海白领先生若捧上这样的饭碗,真的是一世衣食无忧了。可见“民以食为天”,自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。至今家乡还有这样的习俗:老派人家若有女儿出嫁时,娘家陪送的嫁妆中,除了豪华家具和高档电器之外,总也少不了几只颇具特色的饭碗。探寻其中的含义,不仅是在暗示男方,娘家是有实力的,婚后没有必要靠男人来养活,同时还有祝福一对新人将来生活美满、家道殷实的意蕴在。

遥记四十年前,我就读中学的时候,农村人称呼城里人是“吃商品粮的”,称呼国家公职人员仍然为“端铁饭碗的”。当时,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,为了能够从积贫积弱的乡村中走出来,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,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刻苦学习,参加高考,金榜题名,身跃龙门,大学毕业,国家分配,从此就端上了“铁饭碗”。在这个过程中,那些农村孩子所经历的酸辛与苦难,当今的年轻人再有丰富的想象力恐怕都难以模拟得出。难怪许多中学生在阅读路遥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中描述孙少平求学求职的经历以及刘震云短篇小说《塔铺》中农家少女李爱莲的不幸遭遇的时候,总是流露出狐疑的眼神,他们怎么也理解不了那个时代的青年所经历过的路途的坎坷、肩负的沉重和心理的折磨。

和诸多的同龄人相比,我到底还是一位幸运者。在1979年暑气尚未完全褪尽的某个清晨,我终于怀揣着父辈的嘱托和恩师的叮咛,跨进了中州一所学府的油漆斑驳的大门。但是,我的许多同学却被残酷地拒之于门外了,终生无缘亲炙年高德劭的学术大师们的辉泽。记得同班中有一位名叫萍儿的女生,中等身姿,面容白皙,酒窝浅浅,言谈间仿佛随时都在微笑,说起话来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尤其迷人。因为在班上我们都属于年龄最小的一群,且都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团,所以见面和交谈的机会就比一般同学会多一些。她的作文总是获得老师的赞扬和点评,而每当此时,她的眼睛里也总是含着烟含着雾,仿佛春天里的平湖,汪汪成了一片深潭,特别的美丽。但是,天意难测,命运弄人,高中毕业那年她参加高考,因几分之差,与大学失之交臂;次年再度插班复习,仍然不幸遭到淘汰;然后重整旗鼓,披挂上阵,结果还是名落孙山;面对家人的不解和亲友们善意的劝慰,她横下心来,决定从高一年级读起,但是,纵使她磨穿铁砚,嚼透黄莲,最终也没能感动上苍。

后来,某年春节前的一个晚间,同学们数人相约餐叙,年长者已经结婚生子,有了家室,我也参加工作到了第三个年头,席间觥筹交错,煞是热闹,只有萍儿默默地坐在一旁,神情黯然,若有所思。我端起酒杯走

过去:“知道你从来不喝酒,今天能喝一杯吗?”萍儿站起身来,仰脸看着我,凄然一笑,斟满了一杯白酒,一饮而尽,惊得我一时不知所措,许久才回过神来,询问道:“那么,以后有什么打算呢?”萍儿垂下眼帘,叹了口气,说:“看来这辈子真的和那只饭碗无缘了。也只有寻个人家,把自己嫁了算了。”闻听,我是咬紧了牙关才没让泪水溢出眼眶。弹指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们也都已到了奔六之龄,许多往事已如山间烟岚一样随风飘逝了,唯有萍儿低头蹙眉的样子,从来不曾从心田里湮灭,每一念及,都不禁一阵悸痛,仿佛胸臆间如同电流通过一般,能听得见滋滋的声响。

晚间闲暇,读书消遣。看到程乃珊女士关于“饭碗”的议论,不禁漾起了心底的微澜。只有经过,方能懂得;唯恐失去,更知珍惜。这么多年来,之所以能够沉潜心志,勤奋工作,朴实做人,甘心奉献,就是想把这不易到手的“饭碗”端稳端牢。回

H 文化评弹 马良 “岛”蕴海南文学

儋州作家李焕才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2019年第7期上的长篇小说《岛》于今年获得了海南文学双年奖,是近期值得关注的一部海南题材作品,李焕才也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一个作家。近日,省作协在儋州举办了李焕才作品研讨会,50多位来自省内外的作家、评论家与会。

此前,他的长篇小说《青龙湾》也曾广受好评,《岛》于今年再获大奖,可见李焕才的实力。这两部长篇小说其实也是有关联的,它们写的是海南儋州海岸边渔村渔港的生活。《青龙湾》由抗战胜利开始,《岛》则是写的当代,并通过小说中的人物酒爷和宋先生,回溯到更久远的过去。

李焕才渔民出身,有丰富的生活积累(他还下海作业过),也很会讲故事,几乎能成为“海南渔家生活代言人”。在海南渔家生活图景描绘上,无论是自然风景、气候生态,还是生产、生活、社会形态、信仰体系等,李焕才都是首屈一指的,纪实和文学价值都非常高。

李焕才笔下的珍珠岛曾经有过一段“人神和谐”的桃花源的状态,“心平气静亲亲和和相敬相爱,这个小岛呈现出一派安然和谐的景象”,但此后随着竞争加剧、人欲横流、异质文化入侵以及商业资本的介入,“桃花源”消失了,珍珠岛也终于毁灭。我们可以看到以刘天一、酒爷所代表的简单、平静、充实、富有信仰的渔村生活,但是,仅一海之隔的水角镇的生活形态就更加复杂,它也对珍珠岛有着巨大的吸引力,紧接着,水菊进城开眼界,林日旺电鱼毁生态,刘大茂等渔民造大机船“斗海”,李卓仁镇上开诊所串联起不法官员、商人,珍珠岛渔民与海角镇、外地渔民甚至外国渔民的械斗不断升级,吴总以至董事长等越来越高大上的开发商的侵入,珍珠岛也不复桃花源的状态,而变得躁动、紊乱、衰败。但无论是大机船队“战天斗地,抢劫大海”,还是海水养殖、海滩捕捞变尽各种戏法,都架不住资源枯竭、环境恶化;此后,珍珠岛上建起海上娱乐城醉生梦死;最后则成了不良开发商吞噬的对象,而珍珠岛人也由朴实的渔民变成了安置房里的无所事事者,靠拉摩的、捡破烂等为生……小说通过这些描写,同时彰显了“自给自足”经济时代的那份踏实、平静、温暖。至此,我也理解了海南很多作家都有“怀乡浪漫主义”情结的原因。

《岛》的人物架构颇见功力,将渔村乃至乡镇社会的代表人物一一铺叙出来,像刘天一、酒爷、刘大茂、林大依、巫婆三娘、林日旺、水菊、月花、李卓仁、吴总、苏书记、董事长等群像的勾勒,见出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社会洞察力。小说充满民

间写作的原生态、率真、鲜活,以李焕才对渔村历史进程的了解,他有能力更加从容地讲出渔村这几十年变迁的复杂况味。当然这是更高的要求,《岛》还是给了我们很好的阅读体验。

再扩展开来谈谈海南当代文学,此前我较多关注过林森的乡镇小说;至于海南历史文化题材,必须提及儋州的李盛华,他从伏波将军、冼太夫人、苏东坡、苏过,一直写到白玉蟾,算是对与儋州乃至海南有关的历史文化名人做了一次文学的检阅。成就如何,自有人评判,但首先要肯定儋州有李盛华、李焕才这么两位有抱负、有情怀的长篇小说作家,各自写出了有关儋州历史文化与渔村、海洋文化够分量、大部头的作品,这本身在海南文学中都是“现象级”的。同时,也期待海南的作家更加关注海洋文化题材,关注现实都市题材等的开拓。可以讲,这座岛屿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富矿价值正在日益凸显,海岛写作的可能性无比宽广。回

H 琼州风物 王林 鱼鳞洲落霞



东方鱼鳞洲。

“日落西海霞满天,余晖唱晚岸停舟”美丽的夕阳,尽绽光芒,为海南省东方市的鱼鳞洲披上蝉翼般的光彩。远远望去,海面上浪花追逐、浮光跃金。又过一会,红彤彤的夕阳,渐渐靠近了海面,红了碧波万里无垠的大海,好一幅美丽的夕阳落山图,让人流连忘返。

鱼鳞洲,位于海南东方市八所镇西南海滩一角的一个小山头,海拔约300米,一面连着陆地,三面环海。小山顶上建起了航标灯塔、观海亭和瞭望塔。由于这座小山头上的岩石长得像鱼鳞一样重重叠叠,景观秀丽而奇特,太阳光照射后,岩石灿灿生辉酷似鱼鳞,因此,它便得名“鱼鳞洲”。《琼州府志》卷十八记载:“突起一峰高30丈,石祠高下重叠如鱼鳞,故而得名。”

据史料记载,清康熙四十年,鱼鳞洲就被列为海南风景名胜之一。古人游览鱼鳞洲有诗云:“鱼鳞洲耸接云天,策杖登临别有天。怪石回环看不厌,奇峰重叠翠相连……”

这里和别处细软的海滩不同,鱼鳞洲的海滩布满珊瑚碎小石子和表面光滑的鹅卵石,光着脚丫走在沙滩上面有种按摩脚板的感觉。

岸边匍匐着一片礁石,红褐色的礁石在夕阳的照耀下绚丽夺目,经过海水长年的侵蚀和自然的风化,或凹陷或凸起,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,蕴含一股久远而深刻的美。浪涛拍打礁石上,溅起一朵朵雪白的浪花。

大家都向往着海枯石烂的爱情,一对对情侣慕名而来拍摄婚纱照,大海、夕阳、礁石、婚纱……画面浪漫而唯美,大海和礁石见证恋人们幸福美满,也寓意着海枯石烂的爱情。

在鱼鳞洲顶上有一座高12.58米的灯塔,这座始建于1957年的灯塔是鱼鳞洲的标志,也是东方市的标志,是北部湾重要的航标。以前,有海军部队在此驻守,所以当地老百姓还称鱼鳞洲为“海军山”。

每当夜幕降临,鱼鳞洲的灯塔默默地射出光芒守望着茫茫大海,为黑暗中的船只引航指路。在海南绕海的一系列灯塔中,鱼鳞洲灯塔具有代表性。2006年5月21日,《海南航标》邮册公开发行,邮册以从东南西北绕海南一周分别介绍包括鱼鳞洲等在内的海南11个灯塔。

站在灯塔旁的瞭望塔,伴随着咸咸的海风吹来,朝南面望去,数十座银白色的风力发电机,巨型风车一座接着一座在蜿蜒的海岸线铺开,与大海相映成趣。

近年来,当地政府对鱼鳞洲风景区精心改装,进行景区亮化、绿化工程一期及山体一期修复工作,引进了拖伞、摩托艇、独木舟、水上飞龙等海上运动项目,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及环境质量,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游览观光。

斜阳西坠、落霞满天,每天总有一些摄影师架起长枪短炮,守候最美落日。以夕阳为背景的鱼鳞洲剪影异常美丽,灯塔、风车等元素让鱼鳞洲在游客心中生出许多浪漫的情愫,身在景中如画中。回

H 书边人生 冯勇 书屋轶事

“浪卡”台风夜终于过去了。天已放晴,前两天,我去了趟我家附近的书屋。书屋就在海边。我在吧台点了一杯最爱的兴隆咖啡,见一老人手里拿着一本书,正和书屋店员说话——原来,她是要买下这本书,并送给店里。我有些好奇,忍不住侧耳细听。老人说,她从成都来,就住在不远的小区,喜欢这间书屋。手中的这本书她已经读完了,书不错,但她的习惯是不会重读,所以她要把书买下来,赠予书屋,可以跟其他读者分享。

我不由对眼前的这位老人肃然起敬。瞥了一眼,书的名字叫《旅行的艺术》。我忍不住跟店员建议“请老人在扉页上留句话,签个名吧”。我心里以为这是一个善举,希望这本书将来在书屋流转,当下一位读者手捧这本书,看到这段文字和签名时,或许会在一刹那,心里能涌现一丝温暖和感动。老人仍和店员闲聊着,我不便再打扰。于是,取了自己的咖啡,在书屋外寻了一把椅子,面朝大海,看自己的书去了。

风和日丽。天空依旧是喜欢的蓝天、白云,伴着清凉宜人的海风。因和店长约了谈点事,上午我又去了那间书屋。进了书屋,见到店员,我忽然想起那天那位热心的老太太,于是向店员提及。店员表情略显尴尬,告诉我,老人在书上写了一句话,签了名字和日期。老人站着跟他絮絮叨叨聊了很久,告诉小伙说自己非常喜欢读书,但年龄大了,经常容易忘事。聊了很多家常,那天老人看上去特开心。时间临近中午,当听到书屋附近还有一家书画艺术馆,可能是担心中午书画艺术馆要关门,老人就急匆匆地赶过去了。

结果是:这本书的钱,未付。

我让店员把书递给我,翻了翻,《旅行的艺术》,是英国作家阿兰·德波顿的作品。英国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评论“这部书就像一场完美的旅程,教我们如何好奇、思考和观察,让我们重新对生命充满热情”。这本书,我恰好没读过。

书的扉页空白处,有一行工整娟秀的钢笔字:“书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”这是那位老太太写的,字里行间,看得出,写这句话的人,当时一定经过了一番思索,也一定很认真。

我笑着告诉店员,这本签了名的书我买,便把款付了。

“书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”这位书友我恰好碰到,就将“她”领回家吧。回